

## 第一章

或許是上廁所時走過搖晃的普悠瑪號車間，讓黃得和想起了踩在大小不一鵝卵石上的感覺，巍巍顫顫，必須張開雙臂才能保持平衡。不小心打開了塵封的記憶，讓黃得和回到坐位打盹時，夢回了童年時期困擾他多年的場景——

雲朵凝結在褐色的天空，芒草安靜無聲。黃得和獨自一人，周身是空曠的河床地，喊不出名的山脈在晚陽中綠得發黑。乾枯的巴拉草和葛藤夾在石頭間，在昏黃的天色下，像一個個伸出黑色殘肢的物體正在向天捕捉什麼；漂流木三三兩兩堆積，遠看像一個個橫躺的人。然而他總是無暇關注這詭異的景色，因為他正在專注於腳下，以免落入鵝卵石的縫隙間，時而跨步時而小碎步。夢裡的他總在走了三個大步再踩過一段平整的石子後想起——是時候了，那個聲音要出現了。

「都是你的錯，不是我害的。」他聽見自己這樣喊著。四周恢復安靜，接著是踉蹌的腳步聲，以及石塊滾動的聲響。他發現自己正搬著一顆染血的石頭，在遼闊的河床上就著細細的河水洗。

黃得和總是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在這裡，也不知道為何在這個夢裡，他總像第三者看著眼前的自己。

這時，連綿的芒草晃動，不對，黃得和告訴自己，那不是芒草，是人影在招手。可是，我拿著染血的石頭，黃得和心想。那人的手揮得更大力了。漸漸的，那人向黃得和走來。一陣冷汗從黃得和從腳底竄起直抵胸口。餘暉中，他看出那是一個一絲不掛的人。對方越走越近，瞧見黃得和手中的石頭，露出了笑容。

黃得和與對方的臉四目相接——每到這個動作，黃得和才會憶起，不，不能看——發現除了揚起的嘴角外，那人的臉是一團黑。

足以吸收所有光線的黑。

黃得和叫了出來，然而，他只聽見「啪」的一聲，彷彿有人關掉電燈，河床變得一片漆黑。他手中的石頭落下了，腳步聲越來越近，近到黃得和聽見那人踢走了一顆小的石頭。黑暗中，黃得和聞到自身腋下因緊張而泛起的汗酸味，接著，他嗅到了一股混雜腥味與汗酸的味道，來自前方。是血，那人身上看似漆黑的部分是血——這時，黃得和才想起自己為何在這裡。

然而，也就是在這時候黃得和總會醒來。一睜開眼，他就只記得自己在夢中正要想起什麼。

現在，黃得和眼前是張印在車窗上的臉。一度他認不出那是自己的臉，因為長期睡眠不足，帶著拉垮的眼袋與法令紋，不像從前，再怎樣疲累睡一覺就能長回青春的臉，也因為醒來的瞬間——正要想起什麼的瞬間，讓他以為自己是從十二歲的夢裡醒來。然而，眼前不算年輕的容顏與行過山洞的轟隆聲，提醒黃得和現下此刻的時間。他瞟了一眼黑色車窗中的自己，便隨即閃過頭，彷彿這樣就能否認老去。

不過遲了，關於故鄉的種種，因著久違的夢境，伴隨火車搖搖晃晃，帶他憶起十二歲的 XX 新村。

◇◇

XX 新村位在台東市南方，是只有幾十戶的小聚落。卻除火車直行十五分鐘抵達的圓環，村裡沒有其他地標，不過村上的店家都開了很久，久到黃得和覺得他們是不是打從他出生起就存在。

例如麵店的老闆娘阿好姨，粗手粗腳，端碗麵大拇指總在碗裡，卻能老神在在，指正她，還會被回以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眼神；靠近學校的米商行老闆壽伯，總在固定早上七點拉起鐵門，黃得和騎單車上學時，如果從遠處聽見鐵門拉起的「刷啦」聲，就知道自己今天不會遲到，放學時壽伯也剛好收起凳子，轉身拉下鐵門，又是「刷啦」一聲，一天又過去了；還有雜貨店的莊伯，總坐在收銀台後搧風嗑瓜子，有時黃得和跟朋友結帳還得先閃過莊伯吐出的瓜子殼。

還有幾年前搬回村裡，在村最外再過去就是產業道路的巫婆的咖啡店。之所以叫巫婆，是因為她的店裡總是黑漆漆的，只有一盞鵝黃色的燈泡；一踏進店裡，首先在黑暗中現形的，便是她那長又尖的鼻子。加上她總是包著黑色頭巾，搭配黑 T 恤與歪七扭八花紋的長裙。巫婆回來沒多久，便被冠上這稱號（儘管沒人知道真正的巫婆是不是也有長而尖的鼻子，穿黑衣配花裙）。

關於巫婆，人們總是有很多話可說。她太怪了，誰會一天到晚包著頭巾？「我敢打賭她是禿頭。」黃得和曾聽同學說。她太老了，不適合穿那麼花的裙子，也不適合穿那麼貼身的 T 恤。她沒禮貌，見到人常常連招呼都不打。她不檢點，常常翹著腳在門口抽菸，裙子都快掀起來了（不過黃得和總想，巫婆那邊看起來黑壓壓的，到底可以看到什麼）。

讓村裡人嘖嘖稱奇或佩服的是，某天本來沒有招牌的店門口掛上了「巫婆的店」四個字——巫婆其實知道自己被叫「巫婆」。之後，大家對她的攻擊就減少了，升華成大人間嚇唬小孩或外地人的談資。不過，大家還是搞不清楚巫婆賣的是什麼。畢竟咖啡或茶只要在家喝就好了，為何要花錢呢？

從黃得和有印象起，村裡的人就很老很老了，老到歲月已無從在他們臉上留下痕跡。小時候黃得和常常想會不會他離開村了，那些人仍日日做個一樣的事。只有巫婆跟其他人不一樣。

有次，黃得和爸爸喝醉砸家裡東西，他整夜守在自己房間門口，怕爸爸又闖進來一陣亂打。幾乎沒有睡的他隔天搖搖晃晃的騎著腳踏車，一點也不想去學校。但他知道，在村裡沒有地方可以躲，到哪都會遇見認識他的人。那些人不是會問他為什麼不去學校，就是會向他爸爸打小報告。

他騎著騎著，騎到村最外邊的台 11 線，砂石車轟隆隆的在他耳邊開過，聲音大到讓他感覺似乎被震了起來，只好越騎越慢。那天，巫婆在店門口，看見

幾公尺前有台近乎靜止的腳踏車。沒戴眼鏡的她眯了眯眼才發現腳踏車有在前進，上頭還有一個縮成一團的小鬼。

「你在那邊幹嘛？」巫婆對黃得和喊。黃得和看見巫婆，心想糟了逃學要被發現了，正打算回頭騎時，巫婆已一個箭步走過來拖住他的腳踏車龍頭。

「逃學還背著書包，看起來真的是一點都不顯眼喔。不想上課，也找一個安全的地方吧，不是在這種都是砂石車輾過人都不知道的地方。」來不及反應的黃得和只得愣愣的聽著眼前傳說中的巫婆數落他。然而黃得和一點也不覺得害怕。

後來，他在巫婆的店裡睡了一整個下午。昏沉中，他只聽見老電視機發出的沙沙聲。巫婆把聲音關了，但壞掉的電視機只要打開就會出怪聲。夢裡，黃得和來到了海邊，聽見海浪的聲音。這個下午他睡得很好。

黃得和醒來，發現巫婆正在廚房，就默默的離開了。之後他跟同學在大街上遇見巫婆，巫婆看見他，對他眨了眨眼睛。那動作細微到黃得和覺得可能是自己看錯了。關於巫婆，黃得和得出的結論是，或許是因為巫婆太少說話了，成為任由別人用想像填滿的空白般存在。

其實不止是巫婆，整個村也近乎空白，很難在新聞或地圖中找到。村裡恆常且無趣，彷彿村裡每個人說好維持這樣不變的生活，說好就這樣被外面的世界遺忘。旅人選擇到更南邊的溫泉小鎮或北邊的台東市區，XX 新村夾在其中，就連火車都很少停靠——「我們這的車站是三等站，再少一點人來，我爸就要失業了。」這是剛升上小六那年，阿立對他說的。

只有風是村裡定期來到且有不同面貌的訪客。冬天時，北風順著縱谷缺口灌入；夏天時，若不是登陸在村出海口的颱風，就是跨過山脈成為焚風。黃得和熱得什麼都不想做時，就會盯著遠方的射馬干山，看它在熱風中扭曲。大人哀嚎稻米、香蕉、荔枝被烤乾了，黃得和跟他的朋友則在大人放棄的果園裡捏碎硬梆梆的荔枝，看誰能找到最甜的。

村與世無爭，不過一直有謠言這裡風水不好，夾在台九線跟台十一線之間，尤其是最上方呈 T 字的西康路跟中央路，常常死人，「像根釘子，釘死了這裡的人。」黃得和曾聽老人家這樣說。剛好，黃得和就住在這 T 字的上方，所以每當有人談論風水或鬼神之說，他便會張大耳朵注意聽，尤其是在他媽過世之後。

黃得和有時會想，為什麼不離開這呢？如果村受到詛咒，為什麼還執意要住在這塊土地。或許，選擇待在貧瘠（同時無聊）的這裡是自作自受。這想法在黃得和腦中閃過的時候，通常，他正被他爸爸黃福來打。

其實，黃得和已練就避開他爸爸喝醉的本事。有幾個徵兆能讓他發現爸爸又喝醉回家了。第一個徵兆是他爸爸發薪水。在車站當長工的黃福來，月初發薪水，黃得和很早就發現這個規律，爸爸喜歡犒賞自己，而他犒賞的方式就是把自己灌醉，同時任由失控的自己發洩情緒——打自己的兒子。

第二個徵兆是開鐵門。如果庭院鐵門發出很大「砰」的聲音，房間內的黃

得和就會停下正在做的事，專心聽外頭傳來的聲響，通常會聽見他爸爸喝醉自言自語，還有凌亂拖沓的腳步聲。黃福來喝醉除了說髒話外，還有一些黃得和聽不懂的內容，像是「約定就是約定」、「這次論到誰了」、「憑什麼我要遵守」之類的。黃得和心想，爸爸在車站的工作一定很不愉快。

第三個是電視機的聲音。如果黃福來回家時樓下有電視機的聲音，八成是清醒的，還能看他最愛的政論節目，有時還會跟著電視裡的名嘴罵。不存在的名嘴是整個家裡唯一可以跟黃福來對話的人。

黃福來與名嘴對話最帶勁的時候，是兩年前西部傳出總統被槍擊。那時，黃得和的媽媽剛過世不久，家裡鎮日是酒氣跟新聞聲。黃得和在二樓聽著底下傳來一句句國罵。有時，黃得和會想是不是爸爸被那些新聞氣到，才會喝醉時打他。

這些徵兆出現時，黃得和會鎖上門房，關掉房內所有的燈，營造出睡了的假象，並儘可能在爸爸還沒倒下呼呼大睡時，忍住不去廁所。黃福來覺得兒子睡了，頂多拍拍房門，在門口叫喊幾聲。黃福來不知道的是，他兒子偷偷藏了一根掃把放在床底。每回他喝醉，黃得和就會拿出掃把抵住房門。儘管黃得和不確定這樣是不是真的有用，但床底下藏有最後的祕密武器，仍讓他感到一絲絲心安。

可惜的是，徵兆只能幫助黃得和降低遇到爸爸發酒瘋的風險，不是全然有效。有一天，黃福來回家時，鐵門靜靜的關上，樓下甚至傳來電視機的聲音，黃得和便下樓準備洗便當袋。走到一樓樓梯口時，黃得和就發現自己錯了——聞到了混著菸臭味的酒氣。爸爸正在他前方，帶著血絲的雙眼，像他在廟裡看過的門神的眼睛，只是看起來更比較邪惡，不該在看向自己兒子時出現。

黃福來朝黃得和衝過來，一腳踢向他。黃得和快速抱頭蹲下。爸爸在他之上揮著亂拳，不時補上幾腳，幾次打到了他，有幾拳痛得黃得和差點喊出聲，但他還是忍住了。因為他知道哭喊只會讓他爸爸更憤怒。

這個時候，黃得和會想像自己飄在空中，看著下面的自己正在被打，一方面似乎這樣就不那麼痛了，一方面思考自己到底忽略了哪些徵兆——鐵門？不對，鐵門真的沒發出什麼聲音，而且電視機也傳出新聞主播的聲音了，或是還有什麼徵兆可以幫助他判斷爸爸是不是又喝醉回家。

飄在空中的黃得和看著抱著頭的黃得和，得努力不去想是「他」活該，沒注意到更多徵兆，太輕易就鬆懈。黃得和拚命抑止自己怪罪底下的黃得和——另一個自己。這樣沒有任何意義，他就是我，黃得和想。

於是，黃得和越飄越高，飄到了他們家上空。他看見村的模樣，燈亮如螢火蟲的一戶戶人家，靜謐得沒有一絲聲響。遠遠看，村變得更小了。黃得和心想，小小的村沒有人知道底下的自己正在被打，或者，其實隔壁的鄰居們都知道。然而，黃得和意識到此，就會脫離失神狀態，回到被打的肉身，同時，感到疼痛。不，沒人知道這些事，所以才沒有人救我，黃得和這樣說服自己，以確保能繼續飄在空中，遠離底下那個可悲的自己。

一定要離開這裡，待在這裡只是自作自受。飄在空中的黃得和思索究竟還有哪些徵兆後，大多時候會最後得出這項結論。「像根釘子，釘死了這裡的人。」黃得和想起老人說的話。

如果不幸的，黃得和沒有讓自己保持在失神狀態，他小小的腦袋便會導向另一個讓他不舒服的想法：是從什麼時候起，爸爸變成這樣的呢？

其實黃得和知道，是在他媽媽過世之後。

◇◇

從二樓房間窗戶往外望，首先會看到黃得和家荒蕪的庭院。打從黃得和有記憶起，庭院的植物一直是他媽媽在照顧的。小時候，黃得和媽媽常常帶他翻土、放種籽，剪去枯黃的樹葉，摘下成熟的果實——黃得和印象最深的是柿子樹，因為那是唯一一棵他出生後，媽媽跟他一起種下的樹。

媽媽把蛋黃色的柿子拿給黃得和，他握在手中感到溫暖。黃得和以為柿子真的是暖的，直到母親過世後，他第一次自己摘柿子。一開始，黃得和摘了顆黃中帶青色的，心想一定是因為顏色不對。之後他天天從窗戶望，尋找記憶中蛋黃色的柿子。後來他在一片綠中瞄到一點黃，便興奮的趁爸爸不在時偷偷爬上去，摘下那一刻——腦中浮現媽媽的臉，看起來很快樂的樣子，不是喪禮上棺材裡那副沒有表情的模樣。當然，那是一顆尋常的柿子，有著尋常的溫度。黃得和落在柿子上的眼淚或許還比它來得燙人。之後他看到很多熟爛的柿子掉在庭院，任由它們與落葉一同變灰變土。

從房間再往外看，便是紅色油漆有些剝落的鐵門。黃得和記得媽媽最後一次推開它，回頭向他招手的模樣，以及她發動機車的聲音——每次只要聽到那獨特的引擎聲，黃得和就知道媽媽回家了。因為這樣，媽媽沒回家的那晚，躺在床上的黃得和整晚都在想引擎聲什麼時候會出現。

隔天一早，有人發現他媽媽的機車停在溪大橋旁。正在上課的黃得和被班導叫到導師室，離開教室時，黃得和感覺他背後每個人都在看他。老師用那種小心翼翼彷彿他是班上被欺負同學的口吻告訴他這件事，「阿和，你媽媽……出意外了，趕快回家找你爸爸。」黃得和一聲不響的走去牽車，再自己一人騎回家。沿途的風是熱的，黃得和卻在發抖。

回家後，黃得和發現爸爸喝醉躺在沙發上，怎麼叫都叫不醒。他不知道該怎麼辦，也不知道班導師叫他「回家找爸爸」是為何。他只靜靜的坐在客廳，身旁是喝醉的黃福來，直到兩位李叔叔上門。

「啊，阿和，你在家了啊。」第一個進門的是小李叔叔李雙全——爸爸在車站的同事，接著是大李叔叔李泰安。小李叔叔看了看躺在一旁的黃福來，嘆了口氣，便帶黃得和上樓。小李叔叔在樓上跟黃得和解釋他媽媽怎麼了。黃得和聽著，只覺得小李叔叔口中不斷發出嗡嗡聲，他偶爾點點頭，最後問：「可是我媽媽去橋那邊幹麼？」小李叔叔看著他，沒有回答，接著抱了抱黃得和；小

李叔叔抱住他時，他的皮膚被小李叔叔長繭的手臂微微擦過。為什麼在車站當剪票員的小李叔叔手上這麼多繭？黃得和心底升起小小的疑問，思緒便隨即被屋外的機車聲打斷了。啞啞啞啞，像是壞掉的引擎聲，不是媽媽的機車。只是大李叔叔騎著那台快報廢的 125 回家去了。

**喪禮的細節，黃得和忘得差不多了。**他記得爸爸喝得大醉，最後被李家兄弟拖回家裡，黃得和覺得很丟臉，連眼淚都忘記落下；還有媽媽在棺材裡一動也不動的樣子，看起來很怪。那個東西不是我媽，黃得和看了一眼後心想，便不再看她了。

整場喪禮從頭到尾幾乎都是兩位李叔叔在招呼來的人。村裡很多人都來了，黃得和覺得自己不斷被所有人包圍，在他頭頂上竊竊私語。

「聽說是自殺。」

「小朋友還這麼小。」

「怎麼喝成這樣。」

「小的都沒有哭。」

一句句話伴隨香燒出的煙塞滿了黃得和的腦袋。昏昏沉沉的他，找了個角落坐下。小李叔叔看到坐在角落的他，蹲下來對他說：「以後要乖，多聽你爸的話，你爸……也很難過。」黃得和照例點了點頭，耳邊又傳來嗡嗡聲。

如果難過的方式是把自己喝個爛醉的話，那麼黃福來的確很難過。從那之後，本來就有小酌習慣的黃福來經常喝醉。黃得和開始學習辨識爸爸喝醉回家的徵兆。

黃得和有時想，爸爸確實是難過的，否則他不會把家裡所有媽媽的照片都丟掉吧。也就是在喪禮結束後不久，屋外門上多了副八卦鏡。他爸爸跟他說是李家兄弟送的。「這裡運不好，可以擋煞。」黃福來說。

兩年來，黃得和看著庭院的綠色植物徒長再死去，柿子樹卻仍然活得好好的，開花又結果。結果的時候，黃得和倚著房間的窗，看著滿樹蛋黃色的柿子，鼻腔內忽然升起一股死老鼠的氣味。

再往外走，穿過鏽蝕的紅色鐵門（與其上的八卦鏡），過了兩條垂直的街道，以及一塊要大不大的田地，便是李家。

李家不像黃得和家有氣派的庭院，走近時，最先會注意的是門前的水溝，還有它發出的不怎麼怡人的氣味。原來李家土地以前是田地，門前的溝渠原是引水用的，隨時間過去，田地漸廢，李家落成，門前流水也變成不時傳出腥臭味的廢水；正屋前後有鐵皮加蓋的玄關跟倉庫。遠遠望去，像個凸字矗立在田間。

從前黃得和放學都會刻意避開李家。一來是他不喜歡李家門前的氣味，二來是如果在冬天，太陽早下山，從中山路轉彎迎面撞見夜色中的李家，總讓他覺得有些陰森。

然而，自從喪禮過後，黃得和漸漸和李家熟了起來。最初是有次放學時，黃得和放空騎車，不經意轉入了李家前的西康路。「阿和！」李雙全叫住了他。

再次見著李雙全，黃得和先是尋思是不是他哪裡看起來怪怪的，才會被大人點名——這時他已開始學習察言觀色，儘可能躲避大人的注意，尤其，是他爸爸。

出乎他意料的是，李雙全僅是問他吃飯了沒。黃得和低著頭沒回答，李雙全便知道等在眼前這看起來怯弱小孩的家，空無一物。因為他老爸早在鎮上某處買醉去了。就這樣，黃得和半推半就的踏入了李家。

與黃得和想像不同的是，李家很有生氣——不是那種人來人往的熱鬧，而是黃得和許久不曾感受的家的感覺。或許是因為迴廊底的廚房傳來煮飯的香氣，還有切菜與鍋蓋打開闔起的聲音，以及各種人走過或觸碰物品的細碎聲響；或許是他好久好久沒看到飯桌上擺著碗筷，而不是見底的酒瓶；也或許是李雙全見黃得和杵在門口，便拉著他的手說：「你先隨便坐坐，再一下就開飯了。」

「啊……」黃得和來不及反應，只好乖乖坐在李家木雕沙發上。接著，李雙全往二樓去，留下黃得和一人。無事可做的他摸了摸一旁的把手，實木摸起來冰冰的同時，自己在這真是怪極了，他想。也許是因為明明沒其他人，黃得和卻正襟危坐的模樣看起來滑稽，一個略帶笑意的女聲從迴廊傳了過來——「你就是阿和是吧？」一名中等身材，留著及肩頭髮的女子一面用手擦著衣服一面走向他。

「餓了嗎？再一下就好了。」女人往飯桌走去，挪了挪上頭的擺設。在她後方是另一名就著抹布端湯鍋的女人。她走得很慢，似乎深怕手中的鍋子翻倒；清瘦的身子，使她的步伐顯得不穩。那名早一步出來，對黃得和說話的女人只是站在飯桌旁，完全沒打算幫忙的樣子——黃得和注意到她臉上的表情怪怪的，似乎正努力耐著性子。黃得和見過這種表情，那是當班上的黃崇偉當值日生，上台擦黑板總是慢半拍，身旁老師偶爾不經意流露出的眼神。

黃得和坐得更挺了。他的眼睛在兩位女人之間小心翼翼的擺盪，跟他說話的女人穿著剪裁合宜的上衣與牛仔褲，散發出俐落的感覺；然而她後方端著湯的女人穿的是一件上頭有米老鼠的衣服——看起來像大件兒童上衣，黃得和想，下身是顏色洗得好淡好淡的牛仔褲。

穿米老鼠的女人，領口還翻了起來。這是黃得和最初對女人的印象。

「講很多次了，鍋子下面要先放墊子啊。」俐落女人尖著嗓子對米老鼠女人說。只見後者點點頭，吃力的端起放好的湯鍋，放到一旁，拿了布墊放在原本湯鍋的位置，再吃力的把湯鍋放回去。從頭到尾，俐落女人只是站在一旁叉著腰。可是之前明明是你在那桌上的東西啊，黃得和心想，但他什麼也沒說。俐落女人瞟見他，急忙過來彎著身子說，「真可憐的孩子。」接著摸了摸他的頭，「大家都是鄰居，以後多來我們吃飯，阿芳阿姨煮給你吃。」那身段讓黃得想起某種電視上看過盛裝打扮的舞台演員。

「呃……嗯。」黃得和一時說不出話，只能發出幾個音。隨後，自稱是阿芳阿姨的女子轉身，見米老鼠女人立在那便說，「站著幹嘛？不去顧鍋子，都要

焦了。」聲音恢復成之前的高又尖。米老鼠女人馬上走回廚房，待她背對黃得和，黃得和才看見她紮著短短的馬尾，與阿芳阿姨一頭長髮不同，那黑亮的頭髮，顯然是費心保養過的。黃得和想起母親生前洗完澡坐在化妝台前搽護髮油的模樣。

一會，阿芳阿姨也離開客廳了，僅剩下黃得和坐在原地。他想，李家不是很有錢，居然還請得起傭人。就這樣，黃得和看著米老鼠女子從迴廊底的廚房來回好幾趟才端完整桌菜。接著她走上樓，黃得和聽見敲門聲，以及她輕聲的喊「開飯了。」——是不甚標準的國語。之後米老鼠女人下樓，往客廳旁走道走去，再度敲敲門，只是這回說話前她頓了頓，嚥了一口水才說：「爸，吃飯了。」

這時黃得和看了看時鐘，六點半整，一分不差。

沒多久，廊上走出一個老人，看起來約七十多歲，腳步雖慢，但還算穩健，見著黃得和，只冷冷望一眼，便隨即坐下。老人一坐，阿芳阿姨就靈巧的從廚房出來，對著老人說，「爸，今天煮你最愛的大滷湯。」老人只「唉」了一聲，表示收到。之後李雙全下樓——順勢拍了拍黃得和肩膀，要他到餐桌，李泰安也回來了。這兩人坐定後，阿芳阿姨跟米老鼠女人才緩緩入座。

「阿和，今天雙全忽然說你要來，不知道你愛吃什麼，隨便煮餉。」坐在對面阿芳阿姨向黃得和說道，說完，便先幫老人盛了碗湯。黃得和注意到，桌上每道菜只有等老人動過，其他人才敢動，好在一開始黃得和就因為緊張沒什麼食慾，很慢才開始夾菜。整頓飯因此吃得彆扭，餐桌上唯一能快手快腳的只有那個米老鼠女人，因為她忙著幫其他人添飯。

儘管米老鼠女人不得閒，但她的碗裡總有菜。黃得和注意到李雙全不時會夾幾道菜到她碗中，只是李雙全的動作很小，彷彿只是把菜夾回自己碗時順手放到女人碗中。但餐桌就丁點大，誰看不到李雙全的動作，桌上人只是低著頭扒著飯。黃得和正納悶李雙全為什麼這樣小心翼翼時，一個聲音傳來——

「老黃的孩子？」是老人開的口。

「對啊爸。」李泰安應道。

「幾歲了？」老人幽幽的問。被老人點名，黃得和一驚，後頸寒毛悄悄豎起。李雙全察覺黃得和猶豫了，儘管大概只有幾毫秒，便接著問，「阿和，你今年五年級吧？」

「嗯。」回過神的黃得和邊點頭邊回答。

「啊，跟阿立一樣。不過我看阿和要比阿立高一些。」阿芳阿姨插話。

「你又知道了？多久沒見他了？」李雙全口氣忽然一變。

黃得和此時低著眼看著兩人，餐桌片刻靜默，連米老鼠女人都露出不對勁的表情。唯有老人喝湯的嘶嘶聲作響。最後阿芳阿姨只得自討沒趣的說，「哎呀，就看著感覺嘛。」老人繼續嘶嘶喝著湯。

這頓飯是黃得和這幾個月吃得最豐盛的一次，也是他吃得最怪的一次。餐桌上連他有六個人，可說起的話沒超過六句。不過是尋常晚餐，但每個人都行

禮如儀，彷彿在皇宮裡用膳。不對，不是每個人，是除了老人外的其他人。老人吃完，阿芳阿姨收著碗說，「爸，這湯還可以吧？勾芡照你說的方式慢慢調，濃淡真的才剛好的呢。」黃得和覺得阿芳阿姨說話有時給他班導師的感覺，有時又有種黏呼呼的感覺，就像此刻。

「還行吧。」老人沒啥思索就回答。聽見這回答，阿芳阿姨仍維持上揚的嘴角。老人說完轉身走向自己房間，這時阿芳阿姨的臉似乎鬆懈了下來，恢復成正常的嘴角。那瞬間，黃得和忽然覺得眼前的女人老了好幾歲。

餐桌人陸續散了，李雙全問黃得和有吃飽嗎？「有，很飽。」其實黃得和沒吃多少，不過他已明白很多時候大人問話，不是為了想知道真正的答案，至少不是想知道他的。「有吃飽就好，多坐會。我看你爸也不會這麼快回家。」李雙全又摸了摸黃得和的頭，便坐向客廳，打開電視。

黃得和一時片刻不知道要做什麼，只得幫起收拾碗盤——米老鼠女人早已收了一半。她是最慢吃的，卻是最早吃完的。黃得和把碗拿到洗碗槽，女人正要接過，「啊，我自己洗就好了。」女人似乎沒聽懂他說的，手仍握著碗的另一端。「我是說，我、可、以、自、己、洗。」黃得和放慢語速。女人笑了出來，「你是客人，哪有主人讓客人洗碗的？」

「啊。」這時，黃得和想起餐桌上李雙全叔叔夾菜的舉動，才明白眼前的米老鼠女人不是什麼傭人，是李雙全的老婆。女人像是瞭然於心黃得和的猶疑接著說，「沒關係，很多人都誤會。」黃得和羞得臉紅了起來。「呵，其實我現在去買菜，還有人以為我聽不懂國語。」女人見黃得和一臉尷尬，說起無關緊要的閒事緩頰。「叫我阿紅就可以了，紅是紅色的紅。」女人搓起盤子，一臉輕鬆的說。彷彿只有對著無人的洗碗槽，她才能放鬆，儘管仍做著體力活。

紅是紅色的紅。這天回家，這句話一直迴盪在黃得和腦中。明明只是很簡單的自我介紹，為何會讓他覺得印象深刻呢？要過了幾天，黃得和的小小腦袋才想出原因。因為這是他在這個鎮上第一次遇到需要自我介紹的人。同時，在女人講出自己名字的瞬間，黃得和感知到近乎花朵盛開的感覺。那個瞬間讓黃得和驚覺，原來她也有自己的名字。但，這不是很簡而易見的事嗎？每個人都都有自己的名字。正是這矛盾，讓「紅是紅色的紅」這句話在黃得和腦中久久不散。

◇◇

這天，天氣陰陰的。黃得和在學校呆望了半天的烏雲，在忍受班上煩人精徐學展每十分鐘就丟張紙條——打開上頭寫「沒媽的孩子像個寶」給他——之後，終於盼到下課。

徐學展與黃得和中年級時其實好過一陣。那時，他倆跟其他人會一起去溪邊玩。黃得和記得有次他翻開一塊石頭，發現底下有隻小螃蟹。徐學展見著，說牠媽媽一定在附近，就帶領所有人翻遍溪上所有他們抬得起的石頭，找遍大

大大小小的坑洞，結果一無所獲。

「幹，無聊死了。」徐學展撈那隻小螃蟹，丟到攔沙壩下。黃得和覺得自己彷彿聽見螃蟹碎裂的聲音，同時想，都是我的錯，如果沒有找到牠就好了。徐學展就是這樣的人，不許別人比他受歡迎，不許話題不在自己身上。黃得和的目光自窗外的雲移開，看著字條上歪歪斜斜的字跡，回想起攔沙壩下的螃蟹。如果他想要自己媽媽也死掉，讓大家注意到他，我很樂意跟他交換，黃得和心底小小的跑出這句話。

烏雲越積越多，眼看就要下雨了，對應黃得和的心情。好在他快騎到家時看見阿紅阿姨剛好買完菜回家。這時，黃得和已經去過李家吃飯好幾次了，雖然李家餐桌氣氛怪怪的，但吃完跟阿紅阿姨一起洗碗很有趣。

阿紅阿姨會跟他說以前在越南的事，例如她以前在胡志明市去電影院總會悉心打扮，「上電影院，很重要，所以要水水的。」阿紅阿姨帶著淺淺的笑意說。這讓黃得和頗驚訝，沒想到眼前鎮日忙做菜忙拖地忙伺候人的女子，比自己還常去電影院！

黃得和好奇越南的電影院是啥模樣，頻頻追問，阿紅阿姨天花亂墜的描述，他腦中也漸漸浮現她打扮美麗的樣子，直到阿芳阿姨尖又高的聲音傳來——「洗完了沒啊？」——才打斷黃得和的幻想。阿紅阿姨聽見了，對他做起鬼臉，還吐了吐舌頭。這讓黃得和感覺他們正在進行什麼祕密活動，有種小小的歡欣，並且跟阿紅阿姨成為同夥。

其他時候，阿紅阿姨也會說自己跟李雙全叔叔去了哪玩，某某野溪跟古道。黃得和問她，台灣的山跟她家鄉的有什麼不一樣？阿紅阿姨說，台灣的山看起來比較高，「很恐怖，好像一直騎一直騎就會撞到，而且人在上面很容易迷路。」黃得和沒問出口的是，所以李叔叔是浪漫的人嗎？他沒想過說話很慢，大多數時候沉默的李叔叔是一個浪漫的人，還會花許多時間陪老婆。畢竟，他母親生前很少跟父親出去，總是關在房間看電視或編東西；她唯一的戶外，就是院子的一方花園。

儘管黃得和聽阿紅阿姨說話，大多一知半解（一方面是因為他的國語讓他聽得很吃力），但他已經很久沒有這樣聽著別人說話的經驗了，所以仍然很開心。至於阿紅阿姨，黃得和也能感覺出她很久沒有這樣向人傾訴了。

某次，黃得和忍不住好奇問她：「你跟李叔叔會聊這些嗎？」只見她臉色一收，眼神閃過一絲警惕說，「沒啦，都聊都聊，只是他不喜歡我說以前越南的事。」黃得和無法理解為何李雙全叔叔不愛聽越南的故事，因為他覺得很神奇，眼前的她，竟從米老鼠女人蛻變成有說有笑的女人，而且還稱得上漂亮！至少，在黃得和眼裡，比阿芳阿姨漂亮。

或許，在一遍遍描述過往越南時光的過程中，她也順便回到了故鄉，回到了青春時代，一個還容許她維持烏黑長髮的時候。儘管她紮起的頭髮不時落下幾撮，得用沾著泡沫的手撥回，在黃得和眼裡卻一點也不狼狽，反而有種平易近人的優雅。

這時，阿紅阿姨見著了在腳踏車上的黃得和，拎著大包小包對他揮著手臂。

「放學啦？餓了嗎？」

「不餓……」黃得和厭厭的回。

「怎麼啦？這麼沒精神。」黃得和不想跟阿紅阿姨說徐學展做的無聊事，只聳了聳肩敷衍。她見狀沒多問，歪了歪頭，再輕輕拍他說：「不开心，就要吃點甜的。來，我來做布丁。」黃得和便隨她進去李家。

還好李家沒人在，黃得和這時候最不想見的人之一就是阿芳阿姨。阿紅阿姨一溜煙跑進廚房，黃得和見她開始忙，不禁有點緊張，怕她特地弄給他的布丁會讓她忙不過來，占了煮菜的工夫。李爺爺很計較要在六點半準時開飯，這是幾次到李家吃飯下來黃得和歸納出的，一分不差，每次都是六點半開飯；他能感覺出幾次快要遲了，阿紅阿姨在廚房切菜、弄鍋鏟聲音也跟著快了起來（不變的是，阿芳阿姨仍是雙手閒著，待快要開飯才來幫忙。他敢打賭，有一次阿紅阿姨壓線煮完之前，阿芳阿姨臉上浮現了一絲笑意）。不過這時阿紅阿姨開始哼著歌，打起了雞蛋。黃得和見此，也就不以為意，離開廚房。

迴廊上掛著一幅合照，此前黃得和一直沒機會細看。趁著沒人，他踮起腳尖，想看個清楚。照片顯然是李家好久以前拍的。黃得和看得出來那是李爺爺，他穿著一件像西裝又像軍服的深色上衣，身旁是貌似他過世妻子的女人。在他們前方是小時候的李泰安跟李雙全叔叔。不過最引他注意的，是女人膝上抱著留著西瓜皮髮型，頭頂一朵小花的女孩。她看起來年齡比李泰安跟李雙全都小。

黃得和從來沒聽過李泰安跟李雙全叔叔說過自己曾有一個妹妹。此外，整個李家也沒有這人存在的跡象（不像李奶奶，至少黃得和看過幾幅她跟李爺爺的合照）。在李家人大一點的合照中也不見那女孩。難道在她很小的時候就死了？他看了看照片中的女孩，覺得她臉上的笑容蒙上了層陰影，整個臉也彷彿變得模糊了。就像忽然之間被奪走了，黃得和想，原來死亡也會降臨在這麼小的人身上。這時他手臂上起滿雞皮疙瘩，他順勢摸了摸雙臂。

「小鬼啊。」叫喚聲打斷了黃得和。那帶痰的嗓音，黃得和不用回頭就能知道是李爺爺在叫他。

「啊呃啊，李爺爺好。」他立刻轉過身，並挺著胸。同時為自己說話前發出丟人的聲音懊惱。

「小鬼沒上學？」

「放學了。」

李爺爺只無神的「喔」一聲回應，隨即走向客廳。黃得和可以聽到他呢喃著「小鬼沒事白白來吃飯。」正當他以為沒他事的時候，李爺爺的聲音再度傳來——

「小鬼，過來。」

黃得和循聲，擺動僵硬的雙腿到客廳。李爺爺坐在客廳的單人沙發上——整

個客廳只有那個單人沙發不是木頭，而是深咖啡色的皮革；沙發很深，清癯的李爺爺彷彿被沙發吃掉，身上的黑衣又跟沙發顏色很近，遠遠看就像一個窟窿在跟黃得和說話。

「倒有幾分神似。」待黃得和走近，李爺爺起身就著他的臉說。這是第一次他離李爺爺這麼近，不禁聞到李爺爺身上混著樟腦味、菸味與老人氣息的味道。黃得和發現自己不知不覺皺起了眉頭。

「怎啦？沒見過老人？也是，你家老的很早就沒了。」

「說起來也要有二十年囉。」李爺爺補上這句。黃得和從害怕的眼神轉為困惑。

「你.....認識我爺爺？」

「呵，當然認識，這麼小的地方。」

「以前不比現在，我們剛來時只有十幾戶，誰不認識誰。本來不認識的，一起墾地、翻石頭、砍木頭，連澡都一塊洗，隣屌（lant-tsia）長怎樣都知道了。」黃得和愣愣的看著眼前老人。

「你不知道吧，這破地方以前鳥不生蛋，啊，現在也是。當年我們一群人隨隨便便被政府派來這，說是適合種西瓜。一夥人到河床上搬石頭翻土，西瓜籽埋進去，不見個蛋，夏天溪水一漲，啥都沒了。可上面說有西瓜，就得有西瓜，我們只能年年翻土，搬石頭，年年看水來了再沖走。」

「你們喔，幸運。」黃得和看到李爺爺滿布皺紋的眼眶眨了一下。很快的一下，黃得和還是看到了。

「我不覺得自己很幸運。」黃得和沒料到自己居然會回話。或許是他腦中忽然想起了徐學展的臉，他歪歪的字跡，還有那隻螃蟹。李爺爺也沒料到眼前的小夥子會出言頂撞他，眼神一變，但很快又恢復淡然。

「人不會覺得自己是幸運的。」

「你爺爺跟我都是傻的一批，來這地方，要怎麼活都不知道。只是傻人有傻福，其他跟我同梯的，更早來的去開中橫，有被炸死的，有地震來被石頭埋的，還有掉到山谷底下的，屍體根本找不回。還好我們只是搬石頭，不用拿生命賭炸石頭。你說，我覺得自己幸運嗎？不幸啊，跟著這政府來這小島，又到後山。可人要把自己活得幸運。這在地方，啥都沒，就是一群衰鬼。要當，也要當最幸運的那個衰鬼。」老人眼睛轉呀轉，黃得和現在覺得是兩個窟窿在對他說話了。

「所以你這小鬼說得也沒錯，呵。」老人微微坐起身，用手擰了黃得和的臉一下，他不由得往後退了一步。

「爸爸.....你怎麼起來了？你餓了嗎？我這就去弄晚飯。」一面擦著手一面走到客廳的阿紅阿姨驚呼。李爺爺只揮了揮手，便回了房間。

客廳裡僅剩阿紅阿姨跟黃得和兩人，她用奇怪的眼神看著他，似乎想說些什麼，最後僅說：「阿和，下次再吃布丁好不好？」

他看著她，忽然想到，阿紅阿姨是不是也是被騙來這裡的人呢？如果是，

她要怎麼當一個幸運的衰鬼？

◇◇

其後幾天，李爺爺的話仍在黃得和腦中揮之不去。幸運的衰鬼。他不禁想，所以自己的爺爺那麼早就死了，只是貨真價實的衰鬼。那他爸爸呢？現在不清醒的時候比清醒的時候少，唯一的消遣是喝酒，一定也是貨真價實的衰鬼。那我自己呢？黃得和想啊想，最後心中不免出現這句疑問。但他不敢多想，怕得到結論——「是，我就是倒霉鬼，媽媽死了，還被爸爸打。」他甩了甩頭，似乎這樣拿把這問句甩出腦袋。

那天稍晚，黃得和依舊在李家吃飯（幸好阿紅阿姨仍準時準備好晚飯）。他一直覺得李爺爺整頓飯不時看他，但他不敢抬頭回看，匆匆扒了幾口飯，就說謝謝然後下桌回家。

李爺爺認識爺爺，這是黃得和從不知道的事，不過他對這個小鎮，還有李家甚至自己家都還有太多未知了。因此，他回家第一件事是跑到家後方的鐵皮倉庫，那裡是堆放家中不要東西的地方。他曾看見父親抱著一團團母親的衣服，丟進倉庫裡。

倉庫沒上鎖，一推就開了，霉味撲面而來，隱約還有死老鼠般的腐臭味。不管了，黃得和用手臂掩住口鼻走進去，翻了好幾輪，找到母親的舊衣服（說舊，其實還很新）；好幾年前她買給他但被父親斥責的娃娃（原來被扔到這了）；父親的幾張證書，上面寫著鐵路、土木之類的文字；還有許多他從未見過的木雕，有些看起來刻著原住民的圖騰，以及一把彎刀，上頭同樣有圖騰。真怪，完全不像我們家會有的東西，黃得和想。

在打了好幾個噴嚏，眼睛開始發癢之後，黃得和終於找到了看似爺爺的東西——幾本泛黃又被蟲蛀的書，線裝的《三國演義》、《水滸傳》，還有《史記》。黃得和認得書名的字，但他完全不知道是什麼書，打開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字，一旁還有人用毛筆點過的痕跡。黃得和翻了翻，才發現書前有寫字——「李聚寶，民國五十三年六月六日，台北福州街。」其他幾本也有，雖然日期跟地點不同，但同樣寫有李聚寶三個字。

李爺爺的書？為什麼在我們家倉庫？疑問籠罩黃得和。正當他抱著三四本書，手不小心一滑，書全都掉在地上。他「嘖」了一聲，怪自己笨手笨腳，然而書旁有個東西引起他的注意。

一張舊照片。

黃得和撿起來，就著倉庫微弱的燈泡看。上頭是六個男的，打著赤膊，一個個笑得嘴巴都快裂開了；背景看似是附近的利嘉溪。黃得和認出中間其中一人是李爺爺，他的手搭在另一人身上——他眯起眼瞧了瞧，覺得那人應該是自己爺爺。翻到照片後，寫著「東部開發隊，民國 67 年」。東部開發隊？又一個黃得和從沒聽過的名詞。不過總算確認李爺爺說得不假了。只是他們的交情似

乎比李爺爺說的更好。

黃得和試著把倉庫的舊東西歸位。雖然父親應該不大會進來，但他還是怕被罵，所以小心翼翼復原。唯一沒有歸位的，是那張舊照片，黃得和把它摺起來，偷偷塞到口袋。

不知為何，黃得和覺得這張照片很重要，很不一樣。或許是照片中人燦笑的模樣，是他現在不可能在李爺爺身上看到的，也或許是他覺得很多疑問需要靠這張照片解答，但如何解答，他一時想不到。

最後一個原因，黃得和自己也模模糊糊的。他就是覺得照片裡打著赤膊的幾個男生很好看。儘管是泛黃的黑白照，黃得和還是看得心頭有股緊緊的感覺，像是有人掐著他的心。

◇◇

驟變來得突然。那是黃得和第一次到李家吃飯三個月後。

這天是週三，黃得和中午就放學了。到家後，他把書包一丟，就跑到李家。阿紅阿姨正忙著拖地，只對他笑了笑當招呼。一會，阿紅阿姨問他，要不要跟我一起去買菜？黃得和連忙點頭說好。之後他打開電視機，看著重播的連續劇，等阿紅阿姨忙完。戲裡，穿著清末年初服裝的人正準備拔劍，戲外傳來一句刺耳的叫喊——

「阿紅！」

是阿芳阿姨的聲音，只是這回她的聲音比平時高又尖。

黃得和回頭，看見她跑下樓，一步作兩步到阿紅阿姨前。

「怎怎麼了？」被喊聲嚇到的阿紅阿姨還拿著拖把。

「錢呢？」阿芳阿姨狠狠的吐出這兩個字。

「什麼錢我不知道……」

「今天的菜錢，我放在皮包裡，還沒給你吧？你倒是自己手快啊。」黃得和這才知道原來李家的菜錢是由阿芳阿姨掌管，每天給阿紅阿姨的。

「別裝了，我知道你蠢，但不知道這麼蠢。這錢拿不得，你拿了我馬上就知道還拿。還是你來久了，膽子大了沒在管，也不怕了啊？」

「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說什麼，我一直在樓下拖地。」

「還裝？」話一說完，阿芳阿姨就衝向阿紅阿姨，開始掏她的口袋。後者措手不及，不禁尖叫了幾聲，隨後勉強用手抵住朝她來的女人，「大嫂……我沒拿……真的……」

見阿紅阿姨口袋空空，阿芳阿姨隨即轉身，目光瞄準樓上，阿紅阿姨也注意到了——眼前女人打算到她房間搜。霎時，阿紅阿姨一個箭步擋住樓梯，「大嫂，我真的沒拿。」

「輪不到你說。」阿芳阿姨大力撞開阿紅阿姨，然而後者仍站得直挺挺的。

「閃開，沒拿還怕我搜啊。越南人就是手腳不乾淨，以前那個也差不

多。」

這句話點燃了阿紅阿姨。「照你說的，我拿了可以幹嘛？那就是要給我買菜的，我幹嘛拿。我沒有你想的那麼白癡。」這是黃得和聽過阿紅阿姨說話語氣最認真的一次。不鞍國語，說起話來總有點心虛的她，居然可以把話說得這樣流利，黃得和想。

只見阿芳阿姨漲紅了臉，接著往阿紅阿姨臉上甩了一巴掌。「好啊，現在換你教訓我，也不想想你剛來時，是誰教你這麼多的？」

黃得和見狀，跳了起來，衝到兩人身邊。「我明明看到阿紅阿姨一直在樓下。」話還沒落地，樓上的李泰安便走了下來，李雙全也正好回到家。李泰安看見自己老婆拉著小孀，旁邊還有一個小孩，三人都漲紅了臉，不由得大聲問道，「在吵什麼？」

「阿芳阿姨誣賴阿紅阿姨偷錢。」黃得和沒想到自己會斬釘截鐵的冒出這句。話一出口，他瞥見阿紅阿姨的臉。她臉上閃過驚訝，並皺起眉頭。

「你這小鬼，不要亂講話。」阿芳阿姨喊。

「我沒有亂講話！你也知道阿紅阿姨不可能偷你錢，你才亂講話！」黃得和又喊出聲。

「你這小鬼，跟你媽一樣有病，死了活該。」阿芳阿姨這句話一說完，馬上接著李泰安的吼聲，「不要吵了，跟一個小孩子吵這些，不就幾百塊不見而已？」

語落，房間裡彷彿凝滯。阿芳阿姨紅著臉，看起來似怒非怒，想說什麼但努力嚥了下去；李泰安吼完，人就不見了——使他生氣的不在於誰拿了錢，錢為何不見，而是這種無聊瑣事居然驚動、打擾了他，逼使他必須出來吼一聲。李雙全走進了客廳，自口袋掏出五百塊，對阿芳阿姨說，「哎，我手上剛好多五百，大嫂你拿去吧。」見阿芳阿姨僵著身子，沒伸手，他便把鈔票塞在她手中，接著靠向阿紅阿姨，溫柔的摸了摸她臂膀。黃得和餘光瞄到，李爺爺的房門打開了，同一時間，他看見阿紅阿姨的目光也飄向了李爺爺房門口。

最令黃得和不解的，便是阿紅阿姨的表情，看起來嚇壞了，一臉死白，彷彿真的犯了什麼錯，身子微微顫抖。黃得和注意到，她的眼神刻意躲開他。

之後，眾人散了。阿紅阿姨用手領著黃得和的肩頭，兩人走出李家，一路不語。黃得和本以為他們要去買菜，直到阿紅阿姨開口。

「不用你多嘴。」這句話射入黃得和胸口。一時間他還想了一下這五個字是不是有別的意思，有別種排列組合。但沒有，就是這個意思。

「蛤？」

「大人的事，不用你管。以後你最好離我遠一點。」

黃得和見眼前熟悉的阿紅阿姨吐出一字一句，她的臉越發變得陌生。

「可是，我是在幫你欸。」

「我不用你幫。」

「難道你就甘願被欺負？」

阿紅阿姨先是沉默一會，接著說，「不關你的事。」  
說完，她便轉過頭，留下不知該如何反應的黃得和。  
他望了望天空，原來烏雲已堆在他頭上。

◇◇

李可立站在教室門旁好幾分鐘了。他感到一陣反胃，肚子像挨了悶棍，一面張大耳朵聽著裡頭動靜——班導師正在點名，一面望了望掛在門口隨風微微擺動的獎牌，整潔競賽第一名、秩序競賽第一名、禮儀競賽第一名。看來是個不好惹的老師，李可立心想。

「張子武，張子武，張子武在嗎？」

「有。」

「下次喊三下還沒舉手就算遲到。」

李可立聽見教室傳來班導師嚴厲的聲音，越來越有想吐的感覺。

今天是李可立轉到新學校的第一天，也是睽違三年多回到這個他出生的小鎮。一切都很新，一切也都很舊，例如圓環附近的幾間店，還是一樣的老人在看店。他不明白，自己為何又要回到這裡。不過在一片未知跟茫然中，仍抱有小小的期待，那就是父親終於讓他回來了。

在屏東寄養陳叔叔家裡，他接到李雙全的電話，「東西收一收，回家了。」沒頭沒尾一句話，但李可立還是聽得歡喜，直到踏入家門（這樣算是新家，還是舊家？他想著），見到父親的新老婆，他的新繼母。三年前，父親也是一通電話告訴他他有新媽媽了，聽到媽媽這個詞李可立心頭一攪，腦海浮現兩張不同的臉孔，卻又十分模糊，怎樣都無法將這兩張臉孔與媽媽這個詞疊在一塊，更何況父親口中的「新媽媽」。

然而他一進門，迎接他的只有這個新媽媽。李可立感到不快，同時認為她那副畢恭畢敬的模樣有點刺眼。眼前的女人用不標準的國語問他餓了嗎？他先是一驚，沒料到新媽媽也不是台灣人。但又有什麼好奇怪的呢？在這什麼都沒有的地方，誰會想嫁過來？他藏起驚訝，只冷冷的回不餓。新媽媽見狀，默默接下他的包包。李可立本不想鬆手，但注意到她先用上衣擦了擦手，衣服上還有幾處水漬——原來洗碗到一半匆匆出來的，這才放開行李讓她拿去。

畢竟偌大的李家，只有她一個人出來接他，他的無理取鬧也是白費。

新媽媽拿走行李，進門前回頭朝他微微笑說，「你可能……不想叫我媽媽……叫我阿紅阿姨，啊，還是阿姨就好了。」那瞬間，新媽媽的臉正好擋住走廊上的燈，鵝黃色的光沿著她的身形環繞。李可立忽然有了回家的感覺。

然而，此刻他只想說服自己不要逃，並努力遏止想吐，之後深吸一口氣，踏進教室。

班導師見著李可立，沒多說啥，馬上向底下約二十多個同學說「難得我們有新同學了。」並要他自我介紹。

「我叫李可立，可以的可，立站的立。」

底下人看起來左耳進右耳出，連李可立自己都感覺無聊。不過李可立注意到，有一個人聽到他介紹名字時，忽然抬起頭，像被電到。介紹完，班導師指了一個倒數第三排的空位，讓李可立坐下。他有些慶幸，似乎沒什麼人在意他的到來。最好就這樣安安靜靜的到放學。

很快的，李可立打的如意算盤就破滅了。

「欸，聽說你是住水溝那的？」一個比週遭人大上一號的男生問他。

「蛤？」

「我說，你是住在最外面水溝上的吧？那個越南新娘的小孩。」

「關你屁事。」李可立丟下這句，開始整理抽屜。

「哇，帶種。不愧是有兩個媽媽的小孩……」

聽到關鍵詞「兩個媽媽」，他心中抽了一下，隨即推開椅子站起來，「跟那個沒有媽媽像個寶的娘娘腔不一樣。」眼前的男生繼續說。

接著，李可立掏出剛放到抽屜裡的課本，砸向那人。說時遲那時快，他已捂頭蹲著——有人早先一步用書砸他。李可立看向他的對面，正是他自我介紹時那個像被電到的男生。

「幹！」那人朝砸書的男生衝了過去。

仗著體型優勢，他立刻把對方壓在地上，同時喊「死娘娘腔」。李可立沒做多想也衝了上去，一把抓著那人的肩膀，怎知他實在太重，力氣又大，根本拉不起來。混亂中，李可立用手勒起他的脖子。沒多久，那人開始喘著氣，起身回頭作勢用拳頭砸李可立，不過隨即倒了下去——先前那個男生倒在地上用腳絆了他。然而那人個頭大，倒下時又扯著李可立的袖子，「嘩拉」一聲，右邊袖口整個被扯掉。

就這樣，地上倒著三人，一旁是倒翻的桌椅。李可立躺在地上想自己到底招誰惹誰。

趕到的班導師用罵聲告訴了李可立。原來那找他麻煩的大個叫徐學展，先他一步朝徐學展丟書的叫黃得和。班導師先是一陣吆喝，要他們仨到教師室，接著用軟綿綿的音調關心起李可立，問他有沒有受傷。李可立搖頭，班導師便開始數落他。

「怎麼上學第一天就打架。」

「是他先鬧我的。」

「別人鬧，你也跟著鬧？難道別人跳樓，你也跟著跳？」班導師原來軟綿綿的音調變得尖銳。

隨後，她問黃得和為何要丟書，黃得和低頭不語，接著念起徐學展。從班導師的反應，李可立猜想徐學展平時就愛惹麻煩，不過他到底怎麼知道自己

「媽媽」的事，李可立仍想不透，自己不過週五回來，也只過了一個週末，難道這裡真的這麼小又這麼無聊？人人都想也只能用他人的瑣事打發時間？可是自己又為何會為這個新媽媽而感到丟臉呢？她明明那麼熱情的接待自己……

「好啊，三個人都有不對，李可立跟黃得和放學留下來，到導師室前罰站

三天，徐學展你去掃二樓的廁所，一樣給我掃三天。」班導師不容質疑的聲音打斷李可立的思緒。

班導師說完，徐學展「蛤」了一聲，李可立則注意到黃得和悄悄的用餘光看他。接著，徐學展「哼」了一聲就大搖大擺的走了；李可立見黃得和立著不動，便想他八成在等自己先走，就逕自走回教室了。

後來上課李可立都心不在焉，一方面覺得自己真是太不小心，上學第一天就這麼「出風頭」，一方面想那個黃得和究竟是誰？為何要幫他？挨過沈悶的課堂後，他先觀察黃得和的動靜，刻意慢慢收書包，打算跟黃得和一同去導師室。見黃得和離開教室，他快速跟上去。

「欸。」他朝黃得和背後喊。

「欸欸，我在叫你。」黃得和依然沒理他。

「你叫黃得和吧，反正都要一起罰站，先聊個天啊，不然等等多無聊。」

黃得和終於轉過頭，然而只是狠狠的看了他一下，就繼續快步向前。李可立自知沒趣，便默默跟著他。之後兩人並肩站著，看校園沉入暮色之中，一片無聲。罰站的時間遠比李可立想得久。

隔天，李可立跟黃得和仍是一句也沒說。到了第三天，一件事引起了李可立的注意。班導室裡還有一個房間，一名女同學被領了進去——李可立注意到，領她進去的是隔壁班的導師，一個身材微胖、不修邊幅的中年男子。同樣的房間，前一天也有一名女同學進去過，出來時還紅著眼睛。

那個小房間是導師辦公室裡的會客室。雖然叫「會客」，但不是客人的學生也會被帶到那裡——這表示事情很嚴重，或是老師們自知談話內容會不怎麼好聽。然而，大人們會有什麼事是連其他大人也不能知道的？——答案不是那些事情的內容，而是其他大人確保自己不會聽到。

同事再怎樣不合理的罵學生，或是逾越了界線，只要自己不知道就沒事了。

發生在沒有第三人的房間裡，就等於沒有發生過。

當每個老師都會用到這樣的一個房間，就表示這個房間的存在是應該的。因為如果所有人都逆向，也就不存在逆向或反向的分別。

當然，這些都是李可立無法想到的，要到很久之後，他自己也成為大人，也會做出什麼不想讓人知道的事之後，才會明白這個邏輯。

那個當下，李可立只是探著頭，朝班導室深處望去。

「不要亂動。」第一次黃得和對他說話。「你沒站好，我也會跟著要繼續罰站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李可立小小驚喜了一下——這人終於跟自己說話了——不過有什麼好驚喜的，他自己也沒搞清楚。

「余媽喜歡這樣懲罰人，她說叫連坐法。」黃得和沒看李可立說著。

李可立擺了個不置可否的表情，順便抖了抖身子，接著問：「那你知道那個房間是幹嘛的嗎？」

黃得和瞟了一眼，沒說話。

「你有進去過嗎？」李可立不死心，繼續低聲問。

「沒有。」黃得和說。

正當李可立覺得自己又自討沒趣，不打算再問，黃得和開口了：「我只知道陳麗雯常常進去。」

陳麗雯是黃得和中年級同班的同學，但他內心隱隱不願想起這號人物。

那時她跟誰都不熟，卻從來沒有被排擠。一度，黃得和以為她跟自己一樣，懂得隱藏自己，或讓自己看起來很無害。

後來大家發現陳麗雯會在放學後，被四年級的班導梁廷升叫到小房間。據說是為了教她數學，儘管大家都覺得四年級的數學很簡單沒什麼好教的。不過也從來沒有人問她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

漸漸的，陳麗雯越來越安靜（一開始她還會跟班上女同學一起去買東西，也會一起玩鬼抓人）。班上的人彷彿心知肚明她跟大家「不一樣」，默默的在她身邊畫出一道線，在她背後叫她「數學小老師」。體育館廁所的塗鴉裡，也有這句話，只是老師的「尸」變成溼答答的「溼」。

儘管如此，沒人敢在她面前喊。與其說是怕她，不如說是大家暗暗感受到她的不祥，因為她身上帶著某種讓人不快樂的東西。升上高年級，分班沒多久陳麗雯就轉學了，大家只知道她被住在台北的媽媽接了過去，以及之後還會有新的數學小老師。

要不是李可立一直煩他，黃得和就不用想起陳麗雯的事了。這人真的好煩，有夠帶衰，他站著時心想。

這時，李可立又用手肘頂他說，「欸欸，余媽不在，我們過去看看？」才來幾天，也開始叫起余嫩芬的綽號？黃得和偷偷翻了一個白眼，不過他按耐不住心底的好奇——陳麗雯以前進去那個房間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

黃得和記得陳麗雯是他升上三年級時，最先幾個認識的同學。陳麗雯還會跟他交換貼紙簿。他盯著陳麗雯那些閃亮亮的卡通貼紙，陳麗雯見著了只說「這個給你。」沒等黃得和回答，她就撕下貼紙，貼到他那。黃得和臉紅了，因為那是張美少女戰士的貼紙。很長一段時間，陳麗雯在他心中就是那個人很好很乾脆的女孩子。

那個房間裡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這問句在黃得和胸口逐漸膨脹。過去，他對陳麗雯有份虧欠，好像她被孤立他沒伸出援手是他的錯。「但我在班上也沒其他朋友啊。」偶爾黃得和會用這個理由說服自己。

眼下，他還有另一個止不住的好奇，這個讓他被阿紅阿姨趕出來的李家人，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？他趁李可立朝小房間伸頭探腦時，看了他一下。無論怎樣看，都是一個普通的小鬼罷了，黃得和在心裡頭嘀咕，算了管他的。

「走啊。」黃得和脫口而出。

李可立轉頭看了看他一下，一臉迷茫。

「你不是想看裡面，走啊。」

「哈，原來你也會說人話。」李可立又用手頂了他幾下。

接著，李可立先探出班導室的女兒牆，再東看看西看看，確保四下無人；一面擠眉弄眼的張望，一面將手舉在眉頭前，那模樣像極了山邊有時會看見的猴子——黃得和見此，不經意笑了出來。「噗嗤」一聲，李可立又煞有其事的轉過身對他比了個「噓」的手勢，黃得和被逗得更想笑了。

李可立確認沒人之後，便繞道班導室左側的走廊。大約過了一分鐘，他回來時對黃得和說「我剛從走廊底探出去，看到房間那有個小窗戶。」

「我們要怎麼爬上去？」黃得和說。

「嘿嘿。」接著，他便往一樓跑去，黃得和見狀，趕忙跟了上去，心底撲通撲通的跳。千萬不要被余媽發現，千萬不要被余媽發現，他在心中默念。

黃得和跟著李可立一樓教學大樓後方，才發現那個小窗戶其下是回收處，每次到這裡都只想快快離開，難怪他從沒注意過小房間有窗戶。

「你要爬上去？」頂著難聞的氣味，黃得和問。

「你幫我把風就好。」丟下這句話，李可立吸了一大口氣，就快手快腳的登上回收的子母車。之後他抓住一條水管，用腳踏了幾個地方找重心，沒幾下便翻了上去。

黃得和在底下，心都快跳出來了，害怕被人看見，也怕李可立不小心掉下來。不過他掉到垃圾堆裡也不錯，心中微微閃過這念頭。然而，只見李可立穩穩的懸空著，約過了兩三分鐘，就沿著原途俐落的爬了下來。

「怎樣？」黃得和問。

「呃……嗯……我不確定……」李可立青著臉，不見之前嬉皮笑臉的模樣。

「什麼叫你不確定？你看到什麼？」

「我看到……隔壁班教自然的胖子身上，坐著一個女生。」

◇◇

之後，黃得和跟李可立回到罰站位置上，兩人沒再說話。余媽過來見他們乖乖站著，說了句「很好，你們回家吧。」

黃得和腦袋有種被掏空的感覺，因為當李可立對他說有個女生坐在「自然胖」——那是大家為教自然的劉宇取的綽號，他腦中出現的是陳麗雯的臉。不，正確來說他的腦袋不是被掏空，而是掏空後又被塞入了令他不舒服的東西。這其中，也包括他對陳麗雯的愧疚感。

他拖著步伐，走到停車場，見到了先他一步走的李可立。兩人對視。黃得和在李可立的眼神中看見一絲憂傷，還有恐懼。

「她看起來很不舒服。」不知過了多久，李可立開口。「雖然我只看到一下……她扭著身體，卻還在坐在那個胖子身上，我覺得很奇怪，她為什麼不跑走，原來她的一隻腿被胖子用手臂夾著……胖子的手伸到……我不敢看。」

黃得和發現李可立的聲音在微微顫抖，像快哭了出來。他的影子被夕陽拖

得好長又好細。

沐浴在金黃色的餘暉中，黃得和想起了陳麗雯給他的美少女戰士貼紙。接著，他盯著李可立說道：「我們去跟大人說。」

◇◇

當晚，黃得和做了個夢。

他發現自己被人抱著。那是很陌生的感覺，因為他已經很久沒被人抱過了。沒多久他厭煩了，動了動身子，卻發現自己被夾住了。這時他感覺有股熱氣自他後方傳來，轉頭過去，看見一張模糊的臉。不屬於這個世界，不是任何一個他在現實中看過的臉，是來自那張他從倉庫翻出的老照片——

燦笑的年輕的打著赤膊的李爺爺。

「哇啊——」黃得和從床上坐起，並叫了出來，發現自己一身冷汗。

一定是因為昨天睡前都在想那個女生，他想。昨天跟李可立分開前說好，李可立去跟阿紅阿姨說這件事，明天上學他們再一起去找余媽。

「阿紅阿姨？你怎麼……？」李可立聽了他的提議露出困惑的表情。

黃得和想慘了不小心脫口而出，便索性全說出來了——當然，他略過了自己曾在李可立家感受「自己是李可立」，並且妒忌自己被取代了這件事。

李可立聽完，反而顯露鬆了口氣的表情。黃得和注意到了這細微的變化。

「我不知道她能幫上什麼忙。」李可立說，「我是說，她是……越南來的吧。」

黃得和聽了很生氣，但他不知道自己也不能說什麼，「反正你跟她說看看就對了。」

李可立聳了聳肩，便跨上單車離開了，黃得和跟了上去。儘管兩人朝著同一方向，卻一前一後，不知道彼此存在似的。

黃得和邊回想昨天邊脫下被汗溼透的睡衣，取下兩天前沒洗過的校服——自從母親過世後，家裡的衣服都是累積一星期後他負責洗——聞了聞。還好沒啥味道。

出家門時，他刻意看了下李家，沒看到任何人。到學校後，才看見李可立早在位置上，臉朝下趴著。

「我就說吧。」第一節下課時，李可立忽然站在他身邊說。「她只是傻在哪，一副沒聽懂我在講什麼的樣子。」

黃得和想了一會才發現他說的是阿紅阿姨。

「你怎麼跟她說的？」

「我就說……我看到學校裡有一個女同學坐在老師身上，看起來很不舒服。」

「就這樣？」

「嗯……」李可立此時露出有點心虛的表情。

那瞬間黃得和明白了，他不想描述太多細節，那些細節讓他不舒服。黃得

和想起白天的夢境，也不由得背脊一涼。因此，他沒多責備李可立。

「好吧，那我們去找余媽。」

「蛤啊。」李可立露出痛苦的表情，接著說，「說真的，這不關我們的事吧。」

黃得和一時愣住了。他從沒想過原來這不關自己的事。過了幾秒，他才開口，「可是，是你看到那個女生的表情的吧，你知道她很不舒服吧，所以你才不想跟阿紅阿姨說那些吧，因為你知道那個女生真的很不舒服。」

李可立看著他，沒說啥，只微微點了頭。很細微的幅度，似乎極不情願的承認自己知道那個女生有多痛苦，以及自己真的在逃避面對她的痛苦。

之後黃得和跟李可立一直找不到時機去找余媽，余媽身邊始終有人在。好不容易到了午休前，他倆看見余媽一個人走回班導師，便追了上去。

「老師！」李可立出乎黃得和意料的率先大喊。

黃得和看了看他，他露出得意的表情，彷彿在向他證明「看吧，我也做得到。」黃得和不由得笑了，儘管他現在超級緊張。

結果證明，李可立其實做不到。他向余媽描述時前言不對後語，還一直舌頭打結，聽起來超級心虛。

「你是說你看到劉老師腿上坐了一個女學生是嗎？」余媽挑了挑眉問。

「對。」李可立應道。

這時抱著一疊作業簿的余媽停下了腳步，摸了把下巴，顯出遲疑的表情。

「是在你們罰站時？」

「對。」李可立繼續回應。然而此時黃得和已覺得微微不妙。

「所以你們是趁罰站時偷溜囉？」

「啊。」李可立終於不知道該如何回應了。

「劉老師有時會課後輔導同學沒錯，但我不明白你們為什麼會這樣亂說。」

「我們沒有亂說！」黃得和脫口而出。

「喔，但不是你看見的吧？」余媽轉向他。黃得和默然。

「是我看見的，」李可立緩慢的吐出下面一句話，「我看見他把手伸進去她的褲子裡。」

這時余媽換了一隻手抱作業簿，站姿也改成三七步，眯著眼看著李可立，「你怎麼會有這種念頭？」

「我說，該不會是你們怕罰站偷溜被抓到，所以亂找一個理由吧！現在學生真的鬼點子很多，又喜歡亂看一些有的沒的。尤其你，才轉學來……第一個禮拜就這樣，很會嘛！」

接著，余媽轉向黃得和。「老師看你前幾個月比較辛苦，不跟你和新同學多計較，你自己好自為之。所以說可憐之人必有……」

余媽劈哩啪啦念了一堆，黃得和之後只記得她塗得鮮紅的指甲油晃啊晃的，一下指著他，一下指著李可立。之後，余媽把她的涼鞋踩得啪啦啪啦價

響，揚長走廊而去。

李可立看著黃得和。黃得和以為他要向自己發飆，說是他拖他下水被罵。然而，李可立說的是「她憑什麼說這種話啊？難道大人就可以亂說話嗎？」

黃得和沒料到李可立會如此憤憤不平。他感覺自己跟李可立的距離拉近了。他們都是被大人討厭的小孩，或者說，討厭大人的小孩。

然而這樣的小孩又可以找誰幫忙呢？

「啊。」黃得和想到了什麼喊出聲，「我們去找巫婆。」

李可立聽到巫婆兩個字，一下子以為他在說笑。

「巫婆是好人……總之跟那些大人不大一樣就對了。」

然而李可立繼續面露狐疑，「這傢伙真是怪啊，」他心想。「但又……好像感覺滿好的？」這是第一次，李可立在這座小鎮感到不那麼孤單。

◇◇

自從上次翹課不小心「遇到」巫婆後，黃得和已經很久沒見過她了。因為這期間有阿紅阿姨作伴。想到此，他感到有些愧疚。不過隨後他又想，巫婆一個人也可以過得很好沒問題。她比其他大人都強大。

「欸欸欸，還要騎多久啊。」李可立狂踩踏板從後方追上。

「快到了啦。」

「齁。」李可立大聲抱怨。這時剛好一台聯結車駛過，揚起一陣沙塵，「呸呸呸。」黃得和沒回過頭，便知道他正在「吐沙」，不由得笑了出來。

「靠，笑屁啊。」

真奇怪，明明今天剛被余媽亂念一通，很快的，他們就不為此煩心了。然而，他倆都沒意識到心情轉變如此之外的原因。

「巫婆的店」四個歪歪曲曲的大字印入眼簾，店裡一樣沒有其他人；點著一盞黃光，與其說是在驅散黑暗，不如說更像在進行什麼儀式，李可立心想。黃得和注意到他收起笑容，有些猶疑，就用手肘頂了頂他。

「嘩啦——」他倆推開玻璃。巫婆穿著碎花T恤，包著黑色頭巾，正在洗手台前忙著。「哎啊，稀客，」見到黃得和時她說。「旁邊這位是？」

「這是我們班新轉來的，叫作李可立。」

巫婆聽了，有那麼一霎那露出了令人尋味的表情——黃得和注意到了，但隨即轉為淺淺一笑，「喔。是喔。」

接著，兩雙眼睛對著一雙眼睛，一時間黃李二人不知道如何開口，巫婆也只是盯著他們看。正當黃得和覺得喉嚨一陣發緊——

「看你們這樣，是口很渴齁，話都擠不出來。」巫婆打破尷尬說，之後就轉身開始泡起茶。黃得和隨意找了個位置坐下，李可立則東看看西看看才坐向他對面；坐下時，還擰了擰嘴，一副什麼怪地方的表情，然後悄聲的問「你怎麼認識她的啊？」黃得和只搖搖頭，發出「噓」了一聲。

沒多久，巫婆就端著兩個杯子來了，好整以暇的坐下。

「好啦，我這呢，一般人沒事不會來，尤其是你，」巫婆看向黃得和，「怎麼，家裡怎麼啦？」霎時語調變得溫柔。

「不……不……是家裡，是學校。」黃得和吞吞吐吐的說，接著把他倆被罰站，然後李可立攀上小房間窗戶「看見的事」說了出來。他說著說著，時而望向李可立，李可立則點頭回應，大力的印證黃得和所言。

過程中，巫婆的神色漸漸嚴肅了起來，不過都不發一語，直到聽到他倆去找余媽反被責罵後，才終於「哼」了一聲——搭配張大的鼻孔噴氣，看起來非常像卡通人物——說道「那些人，都一個樣子。」

正當黃得和想是哪些人，巫婆繼續說，「從以前到現在，這裡真的什麼都沒有變。」

「嘎？」黃得和有點糊塗了，李可立也是，但他們都鬆了一口氣，總算有人相信他們說的。

「從以前……是什麼意思？」李可立卻生生的問。

「『以前』啊，看你要從多以前說起。」巫婆打謎似的說。「不扯遠了，我知道你們說的是真的，因為小海也遇到一樣的事。」

接著，巫婆把這個小海發生了什麼事通通跟眼前的兩個小孩說了。小海是她的姪女，現在國一，幾年前也在學校的小房間裡遇過一樣事，可是小海馬上就大叫出聲，還踹了那人一腳。接著，她在班導室嚷嚷發生了什麼事，「可是啊，那些人有的只是準備著下班，有的露出不耐煩的表情，沒人理她。」

「結果呢？」黃得和問。

「然後她就喊著不想去上學了，最後好不容易才撐到畢業。雖然升了國中，但還是一堆人喊她是騙子。我一查才發現，當初那個變態逢人就說小海是番仔，沒教養亂說話。」巫婆的聲調冷冰冰的，說完三人陷入沉默，「啞啞——」黃得和聽見紅茶冰塊融化掉到杯底的聲音。

「真好笑，要誣賴人，什麼話都扯得出來，番仔跟沒教養有啥關係！」巫婆碎念著，「他們白浪才沒文化，整天欺負人，那麼多年還是一個樣。」

黃得和跟李可立面面相覷，接著黃得和打破巫婆的自言自語，小聲的問道「那……然後呢？」

然而巫婆像是陷入的深深的過往，自顧自的說著。黃得和突然想到了家裡的倉庫。他覺得這座小鎮好像被塞在漆黑的倉庫裡面，層層疊疊，一再被藏匿，有很多不想讓人看見的地方。不過他無法分辨，自己是從倉庫爬了出來，還是被丟了進去？

